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搭配研究*

齐春红

(云南师范大学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关键词] 搭配; 语义网络; 隐喻; 策略

[摘要] 有效的词语搭配, 便于在学生头脑中形成语义网络, 有利于语言项目的识记、编码、贮存、提取。因此, 本文运用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原理和研究成果, 分析了词语搭配教学的重要性, 并具体总结了一般搭配、修辞性搭配和惯例化搭配的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 H1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306(2005)02-0018-06

一、词语搭配的界定及影响词语搭配的相关因素

“韩礼德(Halliday)指出, 语言学习中发生的错误最好从搭配的角度加以解释; 可以通过介绍词项及其习惯性语境学习词语搭配(Halliday, 1976:82)。辛克莱(Sinclair)和Renouf(Sinclair & Renouf, 1988:148)根据COBUILD项目的研究成果, 强调在语言学习中采用词语的方法(lexical approach)。他们认为, 词语应当在教学大纲中占据中心地位, 一般语言学习的主要焦点应是:

- a) 语言中最常用的词形;
- b) 这些词形的主要用法形式;
- c) 它们形成的典型组合。

Alexander(Alexander, 1984)认为应以一种系统的方法对待词汇教学, 其中词组的学习包括成语和种种固定表达方式应是教学的起点。他建议, 教学过程中应重视3个C: Collocation, context, connotation(搭配, 语境, 内涵意义)。^{[1][p.26]}

词语搭配是组合轴上的诸多组合之一, 词项的共现是搭配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这种共现要考虑共现词项的语法搭配关系和语义关系。词语搭配还有因循和惯例的特性。习惯性搭配的成分相

互吸引和预见。

词语搭配明显地受语境的影响。Firth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语境。Halliday将语境的概念发展成为语域; 语域又被系统地分为域(field)、旨(tenor)、式(mode)。^{[2][p.78]}简言之, 域, 指语言使用的习惯性环境(setting), 比如某个交际活动领域; 旨, 指的是语言交际者的关系(role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ve purpose); 式, 指的是交际的渠道或媒介(communicative channel), 如口语和书面语。在词汇教学中指出词语使用的语境是很重要的。有一个日本学生学“泼妇”这个词时, 老师告诉她“泼妇是指脾气不太好的、厉害的女人”(没指出这个词的贬义色彩), 于是这个学生一出教室门, 就喊另外一位女老师: “泼妇, 你好。”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个学生学完“指手画脚”, 说话时使用各种手势, 形容举动浮躁, 纵情无所顾忌。

再来看看“旨”的影响。《HSK(高等)速成强化教程》中的模拟试题中有这么一段电视节目的录音:

主持人: 我告诉大家我们请到的这两位教育学者, 周燕女士和蒋国华先生对这个事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如果这个蒋先生听了两位校长的介绍, 您改变您的观念, 我们热烈欢迎您回到队伍里来。

* 收稿日期: 2004-10-15

作者简介: 齐春红(1970-), 女, 河南信阳人, 云南师范大学讲师,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语用学。

现在就想问问您,这个改变了没有?

蒋:维持原判。

针对性的问题是:“蒋先生是否改变了他的观点?”这里“维持原判”是法律术语(词语的最初的域),而在这里蒋先生用了这个词语,从交际目的(旨)的角度看是想取得一种幽默的效果,而学生一时反应不过来,也就不能选择正确答案。

从“式”的角度看,有些词语在口语里很容易理解,而一旦出现在书面语环境里,学生的理解又出现了问题。《HSK(高等)速成强化教程》中的模拟试题就有这么一段阅读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最近公布的2000年青少年互联网状况及影响的报告中,通过对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部分青少年的调查所得出的数据,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有关专家态度十分审慎,“本项调查对于‘网络使用减少了人际交流’的结论持保留态度。”

针对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对‘上网会减少人际交流’的看法如何?”有些学生举棋不定,因为“保留”在和“态度”搭配形成的书面语境中,就不再理解“保留”的意思。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认为,搭配研究必须基于语料库证据。为此,他们提出了一整套概念和方法,如节点词、跨距、搭配词,从语料库提取搭配例证。他们发展了弗思关于搭配伙伴相互预见的论说,认为节点词与搭配词具有相互吸引力(mutual attraction),并用一套统计手段加以测量,从而确定搭配关系。这套方法给搭配研究带来了巨大变化。

英语学习到一定阶段时,进一步提高的方法之一就是围绕中心内容进行联想,考察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关系,尤其提到了联想场的概念,即以某一种概念为中心,考虑与其关联的概念,汇集而成一个联想场。如“写信”的概念有 mail, post, address, seal, envelope, unseal, stamp, deliver, collect 等。这对英语学习者有极大的现实的帮助,同时也间接印证了篇章词汇搭配关系对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要意义。联想场的形成有赖于关联概念在大量篇章中的反复同现。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把可以共现的词语连成一段话,其实也

体现了联想场的思想。

二、词语搭配的分类及每一类的教学对策研究

(一) 词语搭配的分类

根据词项的搭配力、组合序列的结构可变性和语义明晰性等标准,词语组合可分为自由组合、有限组合和成语3类。成语结构固定,意义具有整体性,因此在进行成语教学时,讲清来源、意义及语用环境即可。而自由组合具有无限性,所以在教学中讲清词性、用法就可以了。因此,我们重点研究有限组合。按照搭配成分间的义项限定、词语搭配在使用中的分布域及其意义实现等特点,又将有限组合分为一般搭配、修辞性搭配、专业性搭配和惯例化搭配4类。

一般搭配是普通语言里使用频率极高的习惯性词语组合。修辞性搭配(figurative collocation)是语言使用者为了追求新颖交际效果而创造性使用语言的产物。修辞性搭配是基于词项的修辞性义项组合而成的一种搭配。从根本上说,词语搭配是由于相关词项的意义交互作用而结合在一起的。当修辞性搭配被循环往复地使用后,它就固定下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讲解其修辞性用法的来源以期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戴绿帽子,坐冷板凳等。专业性搭配揭示了语域对词语搭配的限制作用。惯例化搭配系列显示了词语组合的高度因循性。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可以抓住重点词、难点词进行讲解和对话练习,注意词语和文化、语用、交际情景的关系;注意词语的类似、对比、联想、连接等,使词语进入语义网络,使其以网络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

(二) 词语搭配的教学对策研究

1. 一般搭配的教学

(1) 总结词语运用的典型搭配,把词汇学习和语法学习结合起来,这样便于理解,便于记忆,便于使用。

例如,“委托”这个词,外国学生在运用时常出错误,我们在讲“委托”时,可以告诉学生,“委托”

可以做动词和名词。做动词时,委托的宾语是人。常见的句式是:委托……人、委托给……人。做名词时,常见的句式是:受……(的)委托、接受……(的)委托、……的委托。然后,让学生造句、和学生用“委托”会话。我在讲“不足”时,一个美国学生造的句子是“我的房间不足。”我告诉学生,“不足”做 insufficient(不足的,不够的)讲时,一般用于比较抽象的事物,如能源、资金、光线、信心等,而不适用于具体的事物,像房子、饭、钱等,用于具体的事物时,我们可以用“不够”。

要指出类联接,也就是词语的语法范畴的搭配。像“帮忙”、“洗澡”、“理发”、“打球”、“劳神”、“丢人”、“放心”、“黑心”这样的词语,要指出它们是离合词,不能再带宾语,但在每个词的两个语素之间可插入修饰后一个语素的定语,如“帮你的忙”、“洗热水澡”等;也可以在动词的后面添加补语,如“放宽心”、“黑得下心”等。

在讲“相遇”、“称心”、“赖账”这类词语时,要告诉学生这一类词是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避免出现“相遇他”、“称心你”之类的病句。

(2)简单分析构词法以及整个词语意义的产生机制,然后联想、类推,找出近义词、反义词等,并指出其搭配、用法上的差异。

例如,在讲“商量”时,我们可以把“商量”、“商谈”、“商定”三个词放在一起对比着讲解。板书如下:

{	商量:讨论、交换意见。(多用于口语)商量事情、商量好了、好好商量、商量商量
	商谈:商量、谈论。(多用于大事情)进行商谈、商谈业务、商谈工作
	商定:商量、决定。例句:去不去泰国,我们还没有最后商定。

这三个词的意思都是由所组成的两个汉字的意思相加而成的,有些语义、语用的细微差别见上面的板书。

陆俭明在《配价语法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3][p. 11-12]}中指出可以用在“对……形容词”句式中的二价形容词,根据其具体意义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 情感态度类,如:“气愤、恐惧、生气、友

好、热情、友善、热心、冷淡、客气……”例如:

大家对腐败现象很气愤。

2) 经验认知类,如:“内行、在行、精、精通、熟、熟悉……”例如:

他对炒股票很内行。

张三对修摩托车最在行了。

他对电视机很精(通)。

老头对这条山路很熟(悉)。

3) 有用无益类,如:“有用、有害、有利、有益、无用、无益……”例如:

这个人对我们有用。

抽烟对身体有害。

他对这条山路很熟。

陆先生还指出“如果我们具备配价语法理论的知识,能运用配价语法理论的分析思路来说明形容词受介词结构‘对……’修饰的情况,也无疑有助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3][p. 12]}上面所有的例子中的“对”都不可以换成“对于”。因此我们在分析“对……形容词”时,也同时区别了“对”、“对于”的一些用法。

(3)在词语教学中指出语域环境。

教师举出词语运用的典型的语用环境,学生模仿造句,在造句时,要突出文化、语用方面的习惯问题。把词语放在一定的语用环境中去教,不孤立地去教一个词,学生才能根据语用环境灵活地进行交际。比如,在教新加坡学生“不得了”这个词时,告诉学生“不得了”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做补语,表示程度深;另一种是表示非常严重的情况。而新加坡人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要用“不得了”,如口渴了,他们也要用“不得了啦,我口渴啦。”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样用。我们会用“不得了”这个词形容车祸、杀人、抢劫、战争等大事情。

(4)指出与词语搭配的句式。

陆俭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经常要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4][p. 3-4]}一文中做了如下的论述:

汉语普通话里有一种“X比Y+形容词”的句子,一般叫“比”字句。例如:

北京比大阪冷。

我比他高。

东京比姬路繁华。

她比她姐姐能干。

这种“比”字句都用来表示两种事物(包括人在内)之间在某种性质上的程度差别。如果需要“比”字句里的形容词前面或后面加上表示程度深的词语,那么前面只能加“更”或“还”,不能加“很”、“挺”、“十分”或“非常”等;后面只能加“多”,不能加“极”。例如:

- a. 我比他更高。 b. 我比他还高。
c. 我比他高多了。 d. 我比他高得多。
e. 我比他很高。 f. 我比他挺高。
g. 我比他十分高。 h. 我比他非常高。
i. 我比他高极了。

- a. 野村君比三木君更聪明。
b. 野村君比三木君还聪明。
c. 野村君比三木君聪明多了。
d. 野村君比三木君更聪明得多。
e. 野村君比三木君很聪明。
f. 野村君比三木君挺聪明。
g. 野村君比三木君十分聪明。
h. 野村君比三木君非常聪明。

野村君比三木君聪明极了。

.....

对于在比字句中能用“更”、“还”、“多”,不能用“很”、“挺”、“十分”、“非常”或“极”,陆先生做了如下的解释:

为什么只能用“更”“还”“多”,不能用“很”“挺”“十分”“非常”或“极”呢?因为“更”“还”“多”能表示比较,而且也都只用来说明两项事物之间的比较;而“很”“挺”“十分”“非常”或“极”都不含有比较的意味。所以只有“更”“还”“多”能用于“比”字句来表示程度深。

再比如:“挺”,多用于口语,常组成“挺……”的格式,而其它几个程度副词则没有这种用法。因此我们在讲“很”、“挺”、“多”、“非常”、“极”、“更”、“还”、“多”的时候,也可以从句式互选上予以区别。

(5) 指出词语的语义搭配机制。

例如在讲“恨不得”、“巴不得”的区别时,应指

出:

- 恨不得 其后跟主观上认为不能实现的事情。如:他很恨不得飞回家去。
巴不得 其后跟主观上认为能实现的事情。如:他巴不得早点跟她结婚。

在讲因果复句中出现的“难免”和“不免”时,讲清语义搭配的差异也是必须的。“难免”侧重表现客观情况难以避免,表现某些客观情况的发生、出现是想控制但控制不了的,后面出现的是不愉快的事情。如:

粗枝大叶,就难免把事情搞坏。

同志之间,难免有时看法不一致。

“不免”也可用于客观情况不可避免,但与“难免”相比,“不免”侧重表现主观情绪的不由自主,表示某种情绪、心理活动等无法控制。“不免”后面出现的就不限于不希望发生的事或不愉快的情况。如:

回到故居,她不免睹物思人,百感交集。

看到孩子日渐懂事,做父亲的不免既欣慰又兴奋。

“不免”由于本身有否定定义,因此后面不可跟否定形式,而“难免”却可以,如:“工作不细心,难免不出差错。”因此,词的语义搭配也是词汇教学的一种有效手段。

(6) 讲清语音与词语搭配的关系。

比如,再讲“从来”和“从”的区别时,告诉学生,它们虽然都可用在否定式中,但是“从”搭配的多是单音节的否定词(从未、从不、从没),而“从来”就不受这个限制。我们在讲“进行”、“加以”、“予以”、“给以”这类动词时,告诉学生这类词后面只能跟一个“原型”动词,但不能是单音节的动词。

2. 修辞性搭配、惯例化搭配的教学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表明,隐喻是人类思维的基础,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是互动的,它们的蕴涵是互相投射的,投射之后融合成第三个概念。例如:

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白眼睛象剥掉壳的煮熟鸡蛋。

钱钟书:《围城》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本体“两只大白眼睛”和

喻体“剥掉壳的煮熟鸡蛋”互相投射,融合而形成第三个概念,那就是“眼球白的部分非常大、非常多的眼睛”。

修辞性的搭配可分为三个阶段:隐喻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活隐喻”;当这个隐喻被大众所熟悉之后,这个隐喻就变成了一个“死隐喻”;如果这个隐喻在特定语境中变成标准含义,那么它就可能获得新的地位,从而变成这个语境中使用这个词的必要条件,这样,它就变成了这个词的新的标准意义,也就是这个隐喻被词汇化了。因此我们在讲修辞性搭配的时候,应首先讲清这个搭配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讲清“喻体”(这个词)所代表的“本体”的含义。因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全世界人民都在使用隐喻,要想理解整个修辞性搭配并不难。不过,由于文化的原因,有些搭配体现着民族文化特色,这时,比喻产生的缘由就更应该讲清楚。如讲“唱空城计”这个词,就必须讲清诸葛亮唱空城计的历史故事,这样,这个词的比喻意义就迎刃而解了。近年来出现的“地球村”、“泡沫经济”、“空巢家庭”、“高峰会议”等词语都是运用修辞造词而形成的语言事实。掌握这一构词规律,对于自觉认识和运用汉语是十分重要的。这也给语言使用者们一个启示:在创制新词语时应不断认识并自觉运用语言发展规律。

当修辞性搭配被词汇化以后,这种修辞性搭配也就成为一种惯例化搭配,如,“不是省油的灯”、“鸡毛蒜皮的小事”、“开绿灯”等。当然惯例化搭配还包括一些不是由修辞性搭配形成的惯用语,如:“真不巧”、“君子协定”、“不象话”、“有没有搞错哇”、“左说右说”、“有完没完”等。

我们在讲惯例化词语的时候,应先讲清这个词的来源、意义、语用环境;再讲清这个词的句法个性。讲语用环境时,我们可以用情景教学法设置典型的语用场景。例如:讲“有完没完”时,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对话:

妈妈:小明,我跟你多少遍啦,不要再看电视啦!去看书吧!

小明:妈,你有完没完哪,星期天也不让我休息。

为了学生能快速掌握这些词语的用法,教师

可以根据这些词的难易程度,来决定设置每一个词使用情景的多寡。我们还要让学生分清这个惯用语是一个句子,还是一个短语。如果是一个短语,它是什么性质的短语,应该和什么性质的词语搭配?比如“什么玩意儿”这个词是个名词短语,可以单独成句,也可以做话题,还可以做宾语;而“说不过去”,则是动词性的短语,它的用法常常是做谓语。

有些词语,我们还可以按4种常用的句式来造句子,看一下这个词可以用在什么样的句子中。这4种句式是:1、话题句;2、把字句;3、被字句;4、重动句。如,讲“吹牛皮”这个词时,这4种句式都可以用:1、你们的牛皮还没吹够啊?2、你们都别吹,快把牛皮吹破啦。3、别吹啦,牛皮都快被你们吹破啦。4、你们一天到晚吹牛皮怎么也吹不够啊?有的词,可以用在4个句式,有的可以用在3个句式,有的可以用在两个句式,有的只能用于一个句式。比如,“坐冷板凳”这个词可以用在“被”字句除外的其它三种句式:1、这几年的冷板凳可够你坐的!2、我可把冷板凳坐够啦!4、我作冷板凳可坐够啦!

上面的一些词语搭配的教学策略是我个人在长期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总结,运用这些教学策略时,还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进行选用,否则,将会加大教学难度。例如:上面所讲的“吹牛皮”在4种句式中的用法,对高级班学生讲就比较合适,而对初、中级水平的学生使用就人为地加大了教学的难度。

三、结 语

词语是以网络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的,孤立的词不容易记住、也不容易检索出来,因此在词语教学中要利用类似、对比、联想、连接等方法,使词语进入网络。把整个搭配网络端给学生,学生学习的效果就会更好。Cacciari 和 Tabossi 从惯用语的处理角度提出的结构假说认为,惯用语以节点(node)的形式储存在心理词库中。每一个单词为一个节点。在心理词库中,惯用语节点的联系强于普通词组节点间的联系。在理解或处理惯用

语时,节点的意义首先被处理,由于各节点间的紧密联系,各节点结合成一个整体单元被激活。大脑对语言的记忆像一张网络,网络上的一个个结节代表概念或事件,网络上的一条条线则表示有意义的联系。我们的教学就像在学生的头脑中编织这张巨大而复杂的网络,每一堂课都要在学生的记忆网络上增加几个结节。好的设计是紧紧抓住由结节延伸出来的各条线的中心,而不是孤零零的一个结。当人们要表达思想时,就要从大脑的信息网络中提取某些词语或句子,这时能激活贮存信息的线索越多,提取就越方便,当各条线索都集中到这个词语或句式时,提取的效果就十分理想。我们要把握好词语搭配的教学,不断增加大脑网络上的语义节点,并把语音、句法、语义、语用、文化因素也渗透到词语搭配的教学中去,以此实现语义节点的整体化、网络化,从而更有利于语

言项目的识记、编码、贮存、提取,以提高语义网络形成的效率。

【参 考 文 献】

- [1] 卫乃兴. 词语搭配的界定与研究体系[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 [2] (英国) M. A. K. Halliday,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 [3] 陆俭明. 配价语法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J]. 世界汉语教学, 1997, (1).
- [4] 陆俭明. 对外汉语教学中经常要思考的问题——为什么? 是什么? 怎么样? [J]. 语言文字应用, 1998, (4).

A Study of Lexical Collocation in TCFL

QI Chun-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Key Words: collocation; semantic net; metaphor; teaching skill

Abstract: Good lexical collocation is propitious for students to form a semantic net and help them to recognize, code, store and extract the intelligence of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aching of lexical collocation and summarises the methods for teaching common collocations, rhetorical collocations and established collocations.

[责任编辑:赵昆艳]